

# 一位患腰椎结核女子的人生

文/大陆大法弟子

**这是我身边一个真实的故事。**

## 一、修大法 残疾人生获转机

我的同事，一位皮肤白皙、十分好看的女孩，却终日里总是郁郁寡欢。原因是上小学时玩单杠不慎跌落，没有及时治病恶化成的腰椎结核，从腰椎对肚子烂成一条通道，流脓流水，各大医院都说诊断不了。因是脊椎骨第二、三节病变，不能长时间行走、站立和坐，所以十几岁就被关在家里，只能从窗户看外面的人来人往。直到20岁左右时以一个弯腰驼背的残疾人的身份来到我的单位上班。因不能久坐、久立，一天下来即使不干活她也很痛苦，但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忍痛坚持。但她的病痛却在一九九五年时有了转机。

一九九五年我的另一位同事因胆囊炎多年不愈，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之后不久，身上的病痛就痊愈了。所以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她就可以久坐了，虽然腰还是弯的但工作起来不会再痛苦了，人也变的开朗了，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，生活，说说笑了。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农民，因为丈夫没有工作，就带着她一起到农村家里去种地。因为身体表现是残疾人的样子，所以婆家人就瞧不起她。到田里种地干活，对一个健康男人都已经很辛苦，而她种了一天地后回到婆家还要做饭干家务，稍不慎会被公婆骂。但她从不怨恨，时刻按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善待公婆和一切不公，这样一年后，公婆对她的态度变了。说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啊，丈夫也很支持修炼。

## 二、弃修炼 走向灰暗

二零零九年的一天她哭着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把她接到了我家，她哭着说：“一九九九七二零后，面对暴力打压她和她的丈夫都害怕了，销毁了大法书，放弃了修炼。后来丈夫当了记者在外面东跑西颠不回家，偶尔回到家里也象大爷，往那一坐，她端茶倒水的侍候，侍候不好丈夫就发脾气，生活费也不给她，她自己的500元生活费丈夫还要去花掉。丈夫还对她说：“你就是爬着也得侍候我。”丈夫还带着别的女人出去玩，花天酒地，还把手机里拍的照片拿给她看，说：“我就喜欢这样搂着一个、抱着一个、背着一个的玩。”没有办法，为了生活她只能选择靠自己打工来维护这个名存

实亡的婚姻。这样又过了两年，也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支了，连上下床都困难了，什么也不能干了，但就是这样也得侍候丈夫。

她同表妹去医院做检查，大夫看了检查报告后，忙说：“快把病人抬进来吧。”她说：“我就是啊。”大夫睁大了眼睛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看这个片子，是一个严重的瘫痪病人，根本不可能会走路的。”她说：“真的是我。”大夫告诉她，已经有四截椎骨病变了，已经治不了了，回家养着吧。并告诉她的妹妹她最多只能活两年。她回家后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了丈夫，丈夫非但不管她反而提出跟她离婚。

她绝望了，想到了死，想跳楼，但想自己毕竟曾经修炼过大法，怕给大法抹黑，就想割腕，但剪刀怎么也割不破手腕……

最后她说：“姨啊，我该怎么办啊！想活没人管我，想死又死不了。”哭的非常伤心。我告诉她没有别的办法！只有大法能救咱！只有师父能救咱！从新开始修炼吧！

## 三、柳暗花明

我就把她留在家里，同她一起学法，第一天，我们一起学《转法轮》，第二天上午我们学《转法轮》，下午我们一起看师父在《对澳洲学员讲法》录像。看着看着她哭了，一直哭着看完全部讲法。看完后她说：“姨啊，我明白了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放弃修炼，离开了大法，我完全混同于了常人，为了名、利、情去争去斗，最后使自己走上了绝路，我知道我以后怎么做了，师父放心我以后会做好的，姨我不在你家住了，我回家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她回家后，她的丈夫竟然也回家了，丈夫问她离婚的事怎么想的。她说：“我不想离婚，以前是我没做好，以后我会做好的，我不怨你，也不恨你，以后我还会对你好的……”丈夫听后什么也没说。第三天，竟然开车把她送到我家来学法，要知道以前她的丈夫是不让她和我接触的。

三天的时间，她的心性提高了，不但她的丈夫转变了，

她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。我家住在六楼，她不但很快就能走上来，来回的路上也不用坐出租车，可以坐公交车了。再后来，她通过不断的学法，修心，提高自己心性，她的丈夫不但不要她自己的工资了还主动给她生活费，帮她做家务，为了她能跟上正法进程，主动提出给她买计算机，让她专机专用，上明慧网。而且还改掉了寻花问柳恶习，还主动帮她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丈夫周围的记者都认清了邪党本质，退出了它的邪恶组织。

二零一零年，她的公婆因病相继瘫痪在床，吃流食，屎尿都得接，两个大伯哥都不要，公婆也不愿跟他们一起，就想跟着她们夫妇。她的大姐姐说：“我也愿意爸妈和你们一起住，弟妹修炼法轮大法，能善待老人，如果跟着那哥俩就得把老人饿死。”她丈夫急的直哭说：“伺候两位老人，一个强壮的男人都很困难，何况我的工作性质经常出差不在家，她还是一个半残疾，怎么办啊！”

她看着无助的丈夫和俩位可怜的老人，说：“两位老人别人可以不管，我不可以不管，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矛盾，每一件事都应该按照大法要求做好，法轮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完全为了别人的人，我没有理由推开矛盾，没有理由推开老人，师父给我太多太多，我没有别的办法感谢师恩，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去回报师尊，你不用为难，把老人接来吧，我要伺候不了，咱们可以雇人。”就这样把老人接来了，然后丈夫就出差了。大姐姐帮着伺候了一周后也走了。

她每天给老人喂饭，擦洗，接屎接尿，而且老人还会时常的发脾气，她都不怨不恨，耐心的伺候着他们，每天还给老人听法轮大法的讲法录音，老人的病情也发生了好转，公公能张嘴一口一口的吃饭了。丈夫回来后看到她把老人伺候的这么好，都很吃惊，发自内心的感叹大法威德。

一年后，两位老人相继去世，丈夫的侄子却过来指责她，“你怎么伺候的把老人伺候死了。”她按照大法要求没有去怪他，还善待两位大伯哥，使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。丈夫经常会说：“我家现在可顺了，干什么什么顺，我把最难考的记者证考到了手，还在市里买了房子，都是托了大法的福。”

# 劝人戒色行善改运

文/山东大法弟子

## 家教珍事

# “你不该抵罪，我不该绝后！”

清人汪辉祖，字龙庄，又字煥曾，晚号归庐。萧山（今属浙江）人。是有名的“绍兴师爷”。

汪辉祖年幼时，家境十分贫困，他的父亲汪楷，一生不得志，但却十分注意对儿子的教育。有一次，汪楷去广东谋生，年幼的汪辉祖同船相送。当时正值细雨如丝，绵绵不断。汪楷问儿子道：“你知道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什么？”汪辉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父亲，汪楷道：“偌大的年纪，还要去依傍在别人门下，这并非我的意愿啊！幸亏我现在身体还健，不趁现在谋点生计，恐怕你难以生活啊！”说着说着，父子俩一起伤感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汪楷随便抽出一段古文，叫汪辉祖背诵。背完后，他问儿子道：“你说读书是为了什么？”汪辉祖答道：“为了将来可以做官。”汪楷一听，连连摇头，说：“你说错啦！做官当然也是读书的目的之一，但做官是不能够求得的。求当官，未必能够做个好人；如果追求做好人，即使没有官做，也不失为一个好人。如果运气好，你将来做了官，那么一定要做好官，一定不能让老百姓唾骂，一定不能贻害子孙后代，这些你千万要记住！”

在那个时代，汪楷能有这样的见识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他们父子两人，当时没有想到的是，汪楷此次出门以后，便再也没有能够回家，1741年1月31日，四十六岁的汪楷，客死广州。当时，汪辉祖年仅十一岁。

汪楷身后留下一妻一妾，妻子王氏、妾徐氏，均是萧山人。汪辉祖是徐氏所生。丈夫死后，王氏、徐氏苦苦支撑着门户，艰辛苦度日。汪楷一死，一些债主便纷纷上门索债，王氏只好靠卖田和卖去自己陪嫁的衣服等，还债。

汪楷的弟弟，很不成器，常跟嫂嫂要钱去赌博。有时要不到钱，竟以小辉祖为要挟，持为人质，等要到了钱，才肯将汪辉祖放回家中。就是在这样穷困窘迫的境地中，王氏和徐氏，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小辉祖的教育。有时教儿子读书，汪辉祖没有达到要求，生母徐氏手持棍棒，令汪辉祖跪下，接受教育、处罚，王氏在一旁流着眼泪，加以教诲。到后来，往往母子三人，丢掉棍棒，流泪不止。家中穷极无食时，王氏和徐氏，都声称身体有病，吃不下饭，将饭食省下来，给小辉祖吃。

汪辉祖就是在王氏和徐氏这样的教育和爱护下成长的。长大以后，汪辉祖出去当县里的幕僚，主刑名之事。这时候，王氏谆谆告诫儿子道：“你父亲当年曾说过，人的一生，最悲惨可怜的，莫过于被关进牢狱中。所以他当年每惩处一人，就会好几天心中不快乐，说：‘他难道不怨恨被刑罚处置吗！’你出去当刑名师爷，应当懂得你父亲的宽厚之心。”

每天，汪辉祖办完公事回家，王氏、徐氏必然要问儿子：有没有入人死罪？有没有破人之家？如果汪辉祖回答说没有，她们就十分喜悦；如果汪辉祖婉转告诉母亲，确有人被处死，因而导致家破人亡，但这是根据法律所不能免的。尽管如此，王氏和徐氏，仍然从心里觉得难过，总是相对流泪不止。王氏尤其不喜欢说别人的过错。有时汪

辉祖说起别人的过错，王氏便说：“只要你能不犯这样的过错，就行了。这个人的过错，跟你有什么相干？”不让儿子再提别人的过失。

徐氏平时常穿布衣，亲自劳作。遇饥荒之年，每天亲自织一匹布，换三斗米回家过活，即使身患疟疾，也不肯停止。一床棉被，盖了二十多年，却不肯换一换。

汪辉祖就时时处在这样的教育、感化环境中。父亲和母亲的教育，对汪辉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

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汪辉祖考中进士，任湖南宁远县知县。他为官廉洁平和，又十分熟悉史籍，断决案件，往往恰当公允。另外，他又十分关心民生疾苦，为老百姓着想，成为一个有名的良吏。

做幕僚时，他在平湖县处理一桩行船被劫的案子时，仔细审案，抽丝剥茧，为一个叫盛大的逃兵洗清罪名。结案后，知府刘冰斋，问他：“当初，你竭力为盛大开脱罪责，为什么那样神明？”汪辉祖说：“是神灵保佑，你不该抵罪（刘冰斋如果错判杀人，依法应该抵罪），我不该绝后（如果错判杀人，汪辉祖也会因此而断子绝孙）！”

他轻易不肯动刑，认为受刑之供多不可信，即使可信，也是用刑逼出来的，自己良心不安。遇到犯罪之人要被刑杖时，辉祖就向前跟他说：“法律不可违背，然而你的肢体受于父母，怎能因行不肖而辱之呢？”再讲，直到罪人哭，辉祖也哭。

当时民间争讼，常至于倾家荡产，因为打官司的草民既要负担官员的贿赂，又要对付胥吏、讼师等的讹诈，若是输了还可能被重罚。辉祖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，他在《佐治药言》里引民谣“堂上一点朱，民间千点血”，以为县官应体恤民生，不可峻刻，否则“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，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患”。

有人曾当面称赞辉祖“官声好”，“一介不取”，辉祖却高兴地回应说：“这有啥好夸的呢？就象良家妇女不乱搞一夜情，那是分内之事，没什么好表扬的”。辉祖觉得这是为官应该做的。

当年他父亲汪楷教育他求做官、先要求做人，母亲叫他有仁厚之心。看来他是牢牢记住了父母的教诲，并将它贯彻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。

王氏和徐氏努力督促儿子读书，使得汪辉祖不仅成为一个好官，也成了一个学者，史籍中称他“博闻通识”。他长于姓名之学，著《史姓韵编》六十四卷，将二十四史中的列传、附传中的人物名，按韵目编排，便于后人检索。又有《辽金元三史同名录》、《元史本证》等著作。还曾参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编纂工作，曾采访遗书，得四千五百多种，撰写其提要，送呈纂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大学士纪晓岚，得到纪晓岚很高的赞誉。另外，他自撰的年谱《病榻梦痕录》及《梦痕录余》，胡适称赞为“中国自传文学中最佳一部”。

徐信善与杨宏两人是同窗好友，他们一道去京城赶考，住在一家旅店。一天，遇到一位相士，看了二人说道：“杨宏将会上榜，仕途顺坦，主贵；徐信善不中，主贫。”杨宏非常高兴。

当晚，杨宏偶然看见旅店有一位少女很漂亮，就想拿很多银两去向少女求欢，徐信善极力劝阻道：“相士虽然断你一定高中，但是考试在即，你若心中存念这事，这几日必定情绪不宁，无心在课业上；而且，你重金贿赂求泽，坏人名节，天所不容。若是那名女子答应你，想必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，今后别人会怎样看，你还有心情应考吗？你可要三思而行！”杨宏一听，很有道理，于是就打消原意，专心准备考试。

过了几天，两人偶然又经过相士摊位前，忽然那位相士叫住徐信善：“等一等！奇怪！你的面相怎么和我前几天看的不一样了，本来看你考试不会中，而且贫贱一生；今天看你面相，不但这次一定考中，而且仕途显达，与前日所判完全大异。为贵相了，今后你要享大富贵。”再看看杨宏，说他气色已差，不如昨天，但仕途还是不错，与徐信善同样显达，不过名次在他后面，发榜的时候果然如此。

杨宏于见色起心动念之时，被徐信善一语点醒，幸好能及时断了念头，未成严重恶果。徐信善能诚心劝善，一念止淫，善莫大焉，无形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由此可见，相从心生，命由心转。一夜之间，两人的面相就有很大的改变。人一天当中念头很多，念念在福德上都有加减乘除，所以懂得时刻保持善念，极为重要。

